

书刊选介

计楠《客尘医话》评介

余 斌 整

计楠,字寿乔。秀水(今浙江嘉兴)人,清·乾隆嘉庆年间名医。生卒年代失于详考。其为医,尤擅长女科,遇胎产中某些险证、危证,常能因用补法得宜,而十中挽回七八。所撰《客尘医话》共三卷,卷一为“杂症述略”,卷二为“妇科述略”,卷三为“产后述略”。除《客尘医话》外,计氏并曾将张泰《类伤寒集补》(见《黄寿南抄辑医书二十种》)予以参订。

据陆定圃《冷庐医话》称:“秀水计寿乔学博。楠,博雅工诗。深谙医理。尤精妇科……”。计氏好友沈翱在为《客尘医话》撰序时称誉计氏“幼就绣虎”(所谓“绣”,言其文词华美;“虎”,喻其才气雄杰),及长,精于岐黄。由此可知,计氏于临证和诗文均有较深的造诣。嘉庆庚申(1800年)春,计楠曾任“广文”(即儒学教官)之职,这个闲职并不影响他拯危济世之志。计氏习医缺乏良师指导,主要靠自学卓然成家。在学术方面,他上自张仲景,下迄张景岳、喻嘉言、叶天士等诸大家,均予悉心探究,撮其所长,不囿于一家之言。由于计氏的认真攻读和多年医疗实践,其著述反映出他在前贤学术经验的基础上,更有善于悟变的特色。现就《客尘医话》一书,重点评介计氏以下两方面的学术经验。

一、有关女科的胎前、 产后证治

1. 胎前论治

在《客尘医话》三卷中,妇科和产后病占了其中的两卷。计氏对胎前、产后病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。他指出世医“治坠胎往往用补药,难产往往用攻下,皆非正法。盖半产之故,由于虚滑者半,由于内热者半。得胎之后,冲任之血为胎所吸,无余血下行,血苟不足则胎必枯槁而坠。其本由于内热、火盛阳旺而阴劫,血益少矣。治宜养血为先,清热次之,若泥于臆补,反生壅滞之害。”(卷二“妇科述略”)从理论到治则,分析十分透辟。他还指出孕妇在足月分娩时,不可用力过早,“早则胎先坠下,舒转不及,胞浆先破,胎已枯涩,遂有横生、倒产之虞”。这虽然不是横生、倒产的必然致病因素,至少

也说明了分娩时产妇用力过早、羊水早破是造成横生、倒产的原因之一。对于由此而引起的难产,计氏强调不能误用攻下,否则“胎虽已产,冲任大伤,气冒血崩,危在呼吸矣!”他提出其治当以养血为主,血生则胎自出。此实治本之法,计氏名之为“正法”。这个治法,与《景岳全书·妇人规》用五物煎(当归、熟地、芍药、川芎、肉桂)等方治疗难产或胎气欲坠,思路是一致的,适宜于辨证属于气血虚惫的患者。近人曹炳章认为此书“论坠胎难产最中肯綮”(见《中国医学大成·客尘医话提要》)。但亦应注意,如难产而症见舌赤面青,胀满呕恶,或冷气上逼者,则为儿死之征,此时当速去其胎以救其母。

胎动不安多由气虚、血虚、肾虚、血热、外伤等因素所致;而胎漏、胎气上攻等影响胎孕的病证,亟须予以分别处治。根据计楠的临床经验,他以安胎饮(蜜炙黄芪、杜仲、茯苓、黄芩、生白术、阿胶、川断、炙草、苏叶、陈皮,另加糯米百粒)作为安胎的基础方(请注意:以安胎饮为方名者有数方,其中朱丹溪方、沈金鳌方均较著名,但计氏所拟制方与其他同名方药组成不同),并有若干安胎饮的加减变方,现择其要者,将其方药组成和主治病证归纳如下。

(1) 加味安胎饮:人参(可用太子参或党参代)、制白术(炒)、白当归(炒)、砂仁(炒、研)、麦冬、苏叶、陈皮(炒)、熟地(炒、松)、淡子芩、炙草。

主治:孕妇元气不足,倦怠,腹鸣,胎动不安。

(2) 补中安胎饮:人参、淡黄芩、阿胶(蛤粉炒珠)、白术、归身(炒)、生地、川断、苏叶、白芍(炒)、炙草。

主治:胎漏下血不止,或按月下血。

计氏认为此证多因劳伤气血,或房事不节,或喜炙煨热食所致。

(3) 胶艾安胎饮:阿胶(蛤粉炒珠)、艾叶(醋炙)、人参、白术、川芎、熟地(炒)、黄芩(酒炒)、当归、陈皮(炒)、苏叶。

主治:跌仆伤胎,下血不止。

(4) 竹叶安胎饮:竹叶、人参、麦冬、当归、生地、枣

仁(炒)、黄芩(炒)、远志肉(甘草水炒焦)、川芎、炙草、陈皮(炒)。

主治：子烦，孕妇心惊胆怯，烦闷不安。

(5) 升提安胎饮：人参、白术、熟地、当归、川芎、制半夏、炙草、陈皮(去白)、柴胡、升麻(蜜炙)。

主治：孕妇脐腹胀痛，或小便淋闭。因脾胃气虚而胎压膀胱者。

除上述数方外，书中还列述了顺气安胎饮、加减和气安胎饮、凉血安胎饮、加减安胎饮等方，各有其不同的适应症(以上均见卷二“妇科述略·胎前论治”)。这些方剂的拟订与应用，说明计楠对胎前影响胎气孕育诸病曾予潜心研究。书中所列诸方与一般女科专著之类似病证方颇不相同，或同中有异，体现了计氏立法巧、遣方灵的特色。

须予说明的是，本书卷二“妇科述略·胎前论治”中，还记述了计氏自谓“异人”所传的二宝汤(当归、川芎、羌活、厚朴、芥穗、菟丝饼、枳壳、生芪、川贝、白芍、甘草、藜艾、生姜)，称此方专治一切胎症，未产能安胎，已产能催生。怀孕五月后，腰痛腹痛，服之即愈；或分娩时交骨不开，横生逆产，或子死腹中，服之能下。主张怀孕五月后，每月服二三剂，临盆易产，子母俱全，故名二宝汤。实际上这是一首世传很久的女科验方之一。清·康熙年间亟斋居士名之为“神效保产方”(见《达生编》卷下“胎前经验十七方”)，云“此方得自胡氏家传，已历数十代之久。程国彭《医学心悟》则名之为“神效保生无忧散”，认为此方主要适用于临产，“先服一二剂，自然易生。或遇横生、倒产，甚至连日不生，连服二剂，应手取效……常保子母安全之吉。”《傅青主女科·产后编》则将此方更名为“保产无忧散”，书内另载“治产秘验良方”及“保产神效方”，药味亦大致相同。张山雷《沈氏女科辑要笺正》谓：“近世所传催生诸方，以保产无忧散为佳。”在主治方面，张氏崇尚程氏之说，反对《达生编》中“安胎之用”，指出此方主要用于催生。此说可供临床参考。

2. 产后论治

至于产后诸病，一般医生熟悉生化汤(《景岳全书》引钱氏方)是用以主治产后恶露不行，少腹疼痛等症，后世宗之者众。计氏鉴于产后病证变化颇多，虽大致宜以生化汤为主，但必须随证化裁。他指出：“夫产后瘀固当消，新血宜生。若专消则新生不宁，专生则归血反滞。考(生化汤)药性，芎、归、桃仁，善破恶血，骤生新血，佐以炮姜、甘草，引三品入肺肝，生血理气。五药共方，则行中有补，化中有生，实产后之要药。”(卷三“产后述略”)现将此书所载述的生化汤变方，择其切于实用者介绍

如下。

(1) 加味生化汤：归身、川芎、炮姜、桃仁(去皮尖)、炙草、荆芥炭。

主治：产后血晕，因劳倦去血过多，气竭神昏而晕。汗多者于方内加人参。

(2) 升举生化汤：人参一钱五分、制白术一钱五分、归身二钱(炒焦)、炙芪一钱、熟地炭三钱、荆芥炭四分、陈皮四分(炒)、升麻三分(蜜炙)、白芷三分(炒炭)、川芎六分(盐水炒焦)、淡附子二分、炙草四分。

主治：产后血崩，血色鲜红。或因惊伤心、怒伤肝、劳伤脾，血则不能主、不能藏、不能统，阴络伤而症势急重者。如汗多加淮小麦四钱(焙)。

按：计氏所用方药，一般剂量较轻(约为正常用量的1/3~1/2)，此方用量和诸药药量比例均有特色，故予一一录出，以供临证参考。

(3) 定神定志生化汤：枣仁(炒熟)、远志(炒)、柏子仁(勿研)、麦冬(炒)、归身、川芎、桃仁(去皮尖)、炙草、炮姜炭、人参、加龙眼肉五个。

主治：产后妄言妄见。

计氏指出：此证由产后“气血两虚，魂魄无依”所致。“欲泄其邪，当补其虚”，故以此方主之。

(4) 大补生化汤：人参、熟地、炙黄芪、淡附子、五味子、制冬术、麦冬、白桃仁、归身、川芎、炮姜、炙草。

主治：产后去血过多，气短如喘，妄言妄见。

如此见症，当防血脱、气脱、神脱，计氏用此“厚药急方，浓煎频服”，此属救治法。但方中炙芪、淡附子、炮姜、炙草用量均极轻。

(5) 木香生化汤：煨木香、归身、川芎、炮姜、陈皮(炒)。

主治：产后因忿怒气逆，胸痞不舒。

(6) 补阳益阴生化汤：人参、熟地(炒)、炙黄芪、炙草、归身、川芎、炮姜、煨牡蛎、制白术、桃仁(去皮尖)、浮小麦。

主治：产后汗出不止。

按：计氏谓：“产后汗出不止，亡阳之征也。盖汗为心之液，又肾主液，血去而心肾大亏，必须急补心肾，益荣卫而嘘血归源，则汗自止。”此亦溯因求本之治。

除上述生化汤诸变方外，书中另有参归生化汤、健脾消食生化汤、祛邪生化汤、加味参苓生化汤、香砂生化汤等，兹不一一赘述(以上均见卷三“产后述略”)。虽然，生化汤的加减方，在计氏之前就有一些妇产科专著(如清·阎纯玺《胎产心法》等)予以列述。但计氏对产后病症在运用生化汤加减方面，考虑较之前贤更为缜密，适应范围亦有所扩充。一说在《傅青主女科·产后

编》中也有若干生化汤加减方，但此书的实际刊行晚于《客尘医话》。计氏所拟加减方，“寓变通于成法之中”，给读者在学习、应用古方方面，树立了一定的规范，开拓了思路。但产后病证，并非皆可用生化汤加减治疗者，如产后六淫致病、产后身痛腰痛、产后汗证、产后子宫脱垂以及乳痈等常见外科病证等，又宜跳出生化汤的圈子，根据不同的病证，结合产后的特点，分别予以辨证论治。

二、对几种病证的识见

1. 治妇女病及“肝气”

计楠治疗妇女病，特别重视冲任之脉，因冲任“为经脉之海，皆血之所从生，而胎之所有系。”明于冲任则本源洞悉。在立方遣药方面，注意调整或补益冲任，这是妇女病的治疗特色。至于妇女“肝气”，临床十分多见，此病在病理上每有肝血不足。计氏认为：“治以疏伐则刚，治以滋养则平。”如属肝气久痛入络，多有血少气滞，治当“养血和络，补水滋木。”（以上见卷二“妇科述略”）这个观点大致是受高鼓峰、魏玉璜治疗肝病的影响，高氏的滋水清肝饮（见杨乘六辑《医宗己任编》）和魏氏的一贯煎（见《柳州医话》治“肝燥胁痛”方），基本上都是以滋养为主，而少用疏伐之品。计氏所说“疏伐”，系指任意用枳壳、香附、青皮、郁金等破气药，认为滥用这类药物，易于耗散元气，使阳衰而阴竭，不可不慎！他指出古方逍遥散“并无泻伐之品。”《程杏轩医案辑录》云：“治肝三法，辛散、酸收、甘缓，逍遥一方，三法俱备。”可见当时医家从长期临床实践中，认识到肝病、肝气在治疗法则方面的利弊所在，这也是计氏确立以滋养法治疗“肝气”的重要理论根据。所谓“肝无补法”，是指肝气不可补，非指肝血，故肝血虚当补。计氏又说：“补肝血莫如滋肾水，肾者水之母也。母旺则子强，是以当滋化源……。”（见卷二“妇科述略”）在临床应用方面，补肝血与滋肾水究竟是有区别的。但朱丹溪所说的滋阴概念，往往又是包括养血治法在内的。但欲真正达到补肝血的目的，结合健脾益气亦属常用的兼治法，临证不可不知。

2. 痛证用补法

世俗有痛证不宜用补法之说，这种观点有它的片面性，计氏举《金匱要略》中张仲景用小建中汤治腹痛，及后世用补肝汤治肝血不足所致胁胀、筋急、肢厥、心腹引痛等证。指出：“诸痛无补，言气逆滞也。然壮者气行则愈，怯者着而成病。真气虚乏之人，诸邪易于留着。着则逆，逆则痛，疏刷之中，不可无补养之品。徒事攻击则正气愈虚，邪愈着而痛无休止也……。”（卷一“杂症

述略”）启发读者凡遇痛证，必究其所因，辨其虚实。如虚证头痛，当诊其属气虚、血虚或肾虚等病因，恰当地运用补法，这是临床上屡见不鲜的治法。

3. 疫病治法

关于疫病，计氏特别强调以“解毒为先务。”至于解毒药的选用，指出“吴又可专用大黄驱毒秽……；”张路玉用人中黄配合葱、豉作为解毒药；叶天士则用银花、金汁凉解之品。同是解毒药，计氏认为叶氏法“最为稳当。”（以上见卷一“杂症述略”）计氏还十分欣赏喻嘉言在《尚论篇》“卷首”有关疫病的三焦分治法，即“上焦如雾，升而逐之，佐以解毒；中焦如沤，疏而逐之，佐以解毒；下焦如渎，决而逐之，佐以解毒”的治疗大法。这个治法原则，已故名医孔伯华先生对此十分推崇，他在临床应用中，证实它具有现实的临床指导意义，可见解毒法在治疗疫病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。

*

*

此外，《客尘医话》对风温、喉痧、温疟、咳嗽、消渴、鼓（臌）膈、脚气、吐血、幼科惊症（以上见卷一“杂症述略”）、妇人血结胞门、妊娠伤寒及温热症（见卷二“妇科述略”）等论述，均有一定的临床参考价值，兹从略。

至于《客尘医话》的刻本，据《中医图书联合目录》载，国内只有南京图书馆有此书的初刻本，刊于嘉庆八年（1803年）。1914年，《黄寿南沙辑医书二十种》中收载此书，1918年，上海大东书局曾出版此书的影印本，1936年，曹炳章编纂《中国医学大成》时，亦将此书辑入。建国后未见重印，故其流传亦较不广泛。爰作评介如上，不当之处请予指正。

茅根汤治小儿急性肝炎

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医科

张鑫华

我们对急性黄疸型肝炎患儿，拒绝服用中药者15名，采用《青医学报》1979年2期57页报道的单纯煎服一味茅根代茶饮，有一定疗效。

治法：鲜茅根一把，洗净，或干茅根60~120克，宽水煎汤，加适量白糖，为一天量，代茶饮。

病例介绍：杜×，女，8岁。家长代诉：食欲减退、全身疲乏4天，目黄、尿色如浓茶样2天。察舌质红、苔黄腻，脉滑数。体检肝大肋下一指半，质软，有压痛。肝功能：黄疸指数18单位，谷丙转氨酶300单位。嘱休息并服茅根汤半个月后，症状减退，复查肝功能已正常。